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勑曰朕恭承

天命嗣守

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圖勉治理乃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朕心驚惶莫知攸措殆以敬

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

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刑賞或有未公征斂太重有傷民財工役繁興有勞民力讒諛並進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乖謬奸貪弄法而職業多未能修撫勦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義均休戚各洗心改過痛加脩省事關朕躬及時政闕失軍民利病宜直言無隱庶俾朕有所脩以荅上天仁愛譴告之意故諭○越日復下寬恤之詔曰朕恭承天命統治萬民夙夜孜孜恪遵祖訓惟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期于民物康阜天休滋至顧以晏安易溺舉措乖方未合天心致生災變五行愆度千里蜚蝗隕霜雨雹之非時地震天鳴之迭見水旱相繼飢饉荐臻人民困窮盜賊充斥兵馬之調發騷動遠近芻粟之轉輸役及婦人疲羸餓莩填委溝壑戰鬬死亡身膏草野勤勞或未盡甄賞義烈或未盡表揚邑井蕭條室廬焚蕩流者無所寄命歸者無所安居加之姦吏舞文貪官黷貨優恤之旨每下而廢格不行蠲免之令屢頒而催科如故朕處深宮之中念慮有所未周見聞有所不及以致民隱不能上達恩澤不能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禍變可虞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復有乾清宮之災累朝經營一旦煨燼望之慼額言之痛心九廟震驚兩宮憂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懼咎徵所自實在朕

躬虔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跼蹐敬畏圖惟自新復諭令群臣同加脩省極陳時政以異消彌禍端仰荅天譴尤念天之視聽皆自我民民心獲安天意乃順特稽舊典用布新恩以惠下民固我邦本將以延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群盜平之○二月帝始微行○以典誥勑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月賜進士唐皐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復寧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獨爲寧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完亦以心附寧王南昌護衛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後賂劉瑾得復瑾誅復革至是完爲兵部尚書王酌酒于地曰全卿爲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乞復護衛完荅書須以祖訓爲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之婿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寧王令鉞教習江西伶人歌樂因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爲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

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餽諸權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宝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爲言事體重大合會官議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唯與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何人也廷和與完懼宏知其奸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遂共謀去宏譖宏於上曰宏私鄉里取黃初及第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寀選入翰林久不認罪看宏致仕

六月以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畧哈密哈密速壇拜牙即走入土魯番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叚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

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爲黨比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無缺薦澤總督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逵賊請勑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勑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撰肯斥責尋外補麒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戎務亦外補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兵萬餘借戶部粮解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馬清專供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勑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滿剌哈三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彭澤之至甘州也曾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夷贖取城印然則一分守官足任之矣安用更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鄭岳除名。
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擅殺都指揮戴宣戮辜魏二
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鄭岳先爲按察使每事
執法沮之素爲寧王所恨及陞右布政而李夢陽亦復
起爲提學副使寧王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
文交懽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
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
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隨門子拷掠逼
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一清持
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爲休寧縣丞。
赴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
諫天下兩賢之僉都御史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王昂
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
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青瑣
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
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
天下指視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
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

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亮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爲折色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輒請發內帑然米珠草桂糴費數倍饑莩無救而邊坐困矣大臣誤國之罪烏乎逭哉

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改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書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婣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閒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戶科給事中黃重請久任天下司府州縣官不報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

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薄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珤爲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剌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剌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以寫亦虎仙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闌織金段紗羅寶器珍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眞定人也澤爲眞定知府時相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

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騎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谿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后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守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也。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俟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於閏四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方到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爲副總兵。帥師討朶顏。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以恐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朶顏爲大部。朶顏花當爲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死。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朝命

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孛羅幹兒踏阿剌忽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台呼扯禿等去。我師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黷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虜深入固原平凉殺掠吏民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
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
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
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傷卹困治安
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
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
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
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
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
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
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
爲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
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
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
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
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
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
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
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
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
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尋事
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戢官
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
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
勑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
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
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
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
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

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
究徒挾上旨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世寧
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
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
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
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世
寧得出獄謫戍瀋陽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
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
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爲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入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暠弒其主賵。

正德初黎誼被篡國人以黎灝庶子賵嗣賵懦弱無爲境內盜起。群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至是陳暠及其子昇作亂殺賵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賵弟黎譓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暠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灝之妻。遂與陳氏分據交地。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東陽以謚爲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俟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爲人尪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礁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

滿剌朶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質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昆不能遣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剌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奸細捶死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蘭來辰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官史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楊一清不報

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同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

允詔吏部知之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勑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困窮不報

十一月以黄珂爲工部尚書○是年東昌同知何瑭致仕瑭以經筵進講忤旨調開州同陞東昌府同致仕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夏四月内閣靳貴致仕

辛未春貴主會試考言者詆其家人鬻題是春貴在告尋稱疾愈出典試益致疑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爲禮部尚書王鴻儒爲吏部左侍郎廖紀爲吏部右侍郎顔頤壽爲副都御史○召大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並除名

土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哈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爲内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衆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爲變

捶撻獄繫死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
捶死斬巴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死虎都六寫亦火者撒
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
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匀惹邊患與
失拜烟荅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
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
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
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
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
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
負撫綏之重任時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

國之威兵部請勑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
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
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
毛紀門下夤緣狥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
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
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
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
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隸知
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
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

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調

外任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者遂畀地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意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就與事君於是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

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謹毋
收斂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
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
覽制駁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逵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纂獄囚
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
輙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
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懽宸濠因以其子爲儀賓及
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

讖緯宸濠賓致深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
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
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
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
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
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
瓊爲地方慮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
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反守仁倉
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
帝即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爲副都御史賑饑

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兩雹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與上在豹房同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先是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氷雹軍士有死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皆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西橫水賊謝志山等。桶崗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湖廣郴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參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贛州浰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十二月封

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昌應州退○改江南巡撫都御史王縝撫治鄖陽時聞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以萬計有求活虎豹欲以獻者縝悉令罷之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夏四月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四月朔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秋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

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弑阿爾倫遂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營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崗留罕哈爾嗔三部岡留部營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可不郎爾塡部營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偏與朶顏爲隣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官嗔三部應紹不部營十曰呵速曰哈剌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剌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毋嗔曰荅不乃麻故屬亦不剌亦不剌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

哈嗔一營僅全阿爾禿厮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剌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吽合思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嗔部營八故屬火篩今從俺荅合爲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吽要曰兀魯曰土吉剌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强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剌嗔哈連二部哈剌嗔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剌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厖剌可五萬人並與土魯番爲雠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許論曰北虜自永樂

犂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御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没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强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晒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横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内地虚實

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近敝之鎮不免外憂供
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一月帝自偏頭
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
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僉欲建儲居
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並子司香太廟
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
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
謀豈可聽狥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
己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乙酉司
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傳旨南巡
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
命內閣草勑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爲疏曰此詔
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
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
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
戲焉耳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皇上時

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勑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勑儲奏曰勑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勑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勑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劒立曰不草勑齒

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勑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劒而起不復促草勑上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漢登武當時宸濠久蓄逆謀江彬朱寧等與宸濠交通或乘釁而發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武選郎中黃鞏曰上巡遊本起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乃獨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

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至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欲與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

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冒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

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具檢出宣示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高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爲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爲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迯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爲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爲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

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棄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羣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徇國況臣等僅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詧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眞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汙漫之遊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獄舒芬張衍慶陸俸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七人各連疏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嗤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撻午門前各三十疏首調外任餘奪俸半年四月己卯繫費鞏等六人於午門前各撻五十徐鏊邊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俱撻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撻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死於撻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遵劉校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也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趍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

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處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衆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縊死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戳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王宸濠

先是宸濠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鋭益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

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眞鎮守浙江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爲名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

相掎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

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干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勑嘉奬宸濠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即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附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于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爺爺不知乎奏內稱寧王孝譏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上疑之寧王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廷和爲乘間票旨令知寧王有反謀且知上入張忠言銳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遣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近奉勑旨王人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勑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

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勑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趍問曰適間錦衣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過廷和宅入問曰適間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忸怩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瓊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勑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深恨不能遣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死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荊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

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即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擂折燧左臂併許逵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果劉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僞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鋭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十一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杭州爲應巳而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皆憤悒不食而死參政王綸季斆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婁伯等則四出收兵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夔守之

睿聖獻皇帝崩○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僞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莒滅鄫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襍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裡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旣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乃留宜春王拱橎典寶萬鋭等守南昌僞勑劉吉提督軍務參政王綸參贊軍機分諸賊爲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媵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鋭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

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鋭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即誅鵬家。賊勢遂怯。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錦衣衛獄。尋釋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秦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于鄱陽湖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毋回南贛。即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伍文定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晃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及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黄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

賊黨數百餘干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
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衆徑趨
安慶迎敵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緣諸兵皆利南昌
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
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爲
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宜春王拱橑典寶萬鋭等及宸
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
屠戮焚燬搜刼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宝物爭
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
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
即欲歸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
于黄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
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爲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
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宝犒
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
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
而婁妃遽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
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婁妃嘗泣諫之
不聽既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
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
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瓊先爲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茲
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

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未得寔奏曰待勘報得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瓊即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勑令王守仁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黄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金中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太監張忠等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詔曰宸濠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死無罪平人不下千數强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脅陷良善毒害忠貞包藏禍心妄窺大位聚集群盜招納亡命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内臣逃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爲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散流刼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池燒毀郡縣搜刼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

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上已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
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
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
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
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俟于杭州守仁
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
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
爲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
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爲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
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
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
濠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
剿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
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敵釁
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
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
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
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
槐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

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强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爲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

時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故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養猪口盡行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爲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

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令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帝至鎮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爲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

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朓朒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眞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葢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椿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費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珤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茅河。○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爲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爲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跪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

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脉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伏惟陛下不以臣言爲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

黃帝崩於豹房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取今上入繼大統爲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死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　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文武群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常寧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

歸鎮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籍沒彬及錢寧家產。彬黄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襍首飾五百一十廂金銀湯鍋四百餘箇餘物不可勝計錢寧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三廂珎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匹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

陸完秦用並發戍。

時錢寧盧明臧賢並死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王交通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又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謬以王導大義滅親庇彬票旨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癸卯車駕至京城外行殿是日即位